

道德经讲义



黄元吉 撰

萧天石例言

《道德经精义》例言

一、老子《道德经》五千言，历代解者数百家，收入于《道藏》之解本亦达五十余种。解注《老子》之最早者为韩非、河上公。韩非仅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两篇，主释义者则仅前一篇耳；全注者自河上公始，河上公注今仍有传本。数千年来盛行于世者，首推王弼注本。唐宋间羽流之注盛行，其后逐年递增，有得而可传之佳本亦当在二三十种之间，惟得全而无一失者则不多观。

二、《道藏》中所收《道德经》解本之最著者，均各有所长，各得一是。如唐玄宗之《道德真经疏》，则以穷理尽性、坐忘遗照、损事无为、理身理国为主旨。宋徽宗之解本共三种，内多引《庄》、《易》词理参证。明太祖之解注，则纯以修齐治平为法。苏子由注本，彻了根宗而多见性之言，融合三家于一旨。邵若愚之直解本，言德则涉孔氏之义，言道则参佛乘之旨，以儒释二教为证，撮道德合为一家。严君平之指归本，则多言天地阴阳、性命神明、变化始终、自然演化之旨。杜时雍之全解本，则以言阴阳理炁为主。李约之新注本，则以言清静养心、无为保国之旨。顾欢之注疏本，则以言清静临民、无为用政之旨。李荣之注本，则以明道无为、显德有用为主旨。纯丹派解本中，如莹蟾子李道纯之《道德会元》，玉宾子邓枢之《道德真经三解》，道门高士杜道坚之《道德玄经原旨》，其《原旨发挥》与《道德真经圣义》本，及碧虚子陈景元之藏室纂微本，均

为丹家之上乘解本。至王弼与河上公注本，坊间流行本多，不赘举其义。各解本中尚多有集注本、集解本、纂疏本、疏义本，惟林志坚之注本则为以本经解本经为体裁¹。有清一代，道门中人才辈出，解《道德经》者，以龙渊子宋常星与黄元吉祖师为最上乘，而黄本则尤能综各家之所长，补百说之所不足。宋本已影刊于第三集中，兹再影刊黄本。

三、黄注本《道德经精义》，每章首揭常道，次述丹道，首揭世法，次述丹法。道学精微，文理密察；本末兼赅，体用咸宜。其要尤在其融儒入道而能凿空无痕，因道弘儒而能浑全一体。明道修德，可端天下之风尚；养心养气，足正万世之人心。本人道以明仙道，字字金科玉律；体圣学以阐玄学，言言口诀心传。道为千古之大道，理为千古之至理，文为千古之奇文，义为千古之圣义。穷身心性命之理以端其大本，究天人物我之原以立其大宗。深入浅出，亲切平实。以之为用，可以明心养性，可以入圣登真，可以明哲处世，可以治国平天下。守藏可用，仕隐咸宜。衡情而论，确为《道德经》解本中之不朽名著，而无论道家儒家，皆可奉为无上圣经，视作修圣修仙之不二法门也。

四、丹家经籍，愈古愈玄。上古丹经十隐八九，中古丹经十隐其半，迄乎近世，十隐其二三。黄元吉先生本书，成于前清道咸之交，故能畅述玄秘，大露宗风，举往圣之所不泄者而泄之，尽往圣之所不传者而传之。就丹法言丹法，即此一编已括尽千经万典之要蕴而巨细无遗矣！先生讲道于乐育堂时，先后入门弟子数千人，其《乐育堂语录》与《道门语要》早已风行，为世所重。至其所著《玄

¹ 以上所列诸家解注本，均见于《道藏》第11-14册。但宋徽宗解本仅二种，唐玄宗解本却有三种。《玄经原旨发挥》为杜道坚所撰，“圣义本”恐是指杜光庭所撰《道德真经广圣义》。龙渊子宋常星《道德真经讲义》亦见于《藏外道书》第1册（版本不同）。

宗口诀》，传本甚少，所注《求心》、《醒心》诸经世不传。今得斯书，不忍令其再烟灭也。

五、本书原刻于光绪十年，版存自流井（今四川自贡市自流井区），鲁鱼亥豕，误刻不少。三年前得一刊本于殷启唐先生处，后复璧还，今已寄往南美矣。本年夏间，先得马炳文、马杰康二先生所藏乙亥华阳汪氏养性斋刊本，无句读，经其细心圈点之，惜未竟；后复得南京红卍字会道院精刻本于俞安澄先生处。本次所影印，原拟用马藏养性斋刊本，经仔细校勘之后，又改用俞藏道院刊本。俞以正忙于佛事，未及执笔述其藏书因缘。又本书之影行，三年来叠经道友通玄老叟、南天浪迹翁、针石子、与张恩溥、许卓修等诸先生再三催促，兹值付印之始，特述本末一二如上，以志共善与不忘耳！

庚子（1960年）孟冬月谷旦文山遁叟萧天石于台北石园

马杰康序

翻印黄注《道德经》序

大道无名，寓物成相，太素无华，繁衍为文，转相归本，化文为实，此仙学之所以演道明德，以冀无量含灵均能溯流不迷，而返乎厥初也。吾国仙学之成熟绵延，迄今数千年矣。如此超凡入圣之学，数千年来见之于文字者，虽指不胜数，然而道学之祖书莫不以太上之《道德》为旨归焉。

蓝养素仙师云：“《道德经》，太上之圣经也，包括三才，混合八卦，绍玄女之心传，开诸天之法界。圣真如不身心体验，奚以承先启后，为大罗一等天仙！”故历代之学仙者无不熟读《道德》，至诚参究，以期经诀相印，身心合一，成就无边无尽之道力，参赞化育，利济众生。

《道德》为丹经之祖，是以太上之后，祖述是经而为注释者比比皆是。注释中则以黄元吉仙师者最为详尽。愚读之十有余年，其中对于道修之法程、口诀之节次、炉鼎之安立、火候之变化，以及筑基得药、炼己还丹、脱胎神化，晋而至于炼神还虚、炼虚合道种种过程，无不深入浅出、吐露无遗，为诸家之所罕见者。唯得诀多者则发现者多，得诀少者则发现者少。亦显亦隐，唯精唯细，处处圆通，面面俱到，诚不愧为真仙之手笔，接引后昆之宝筏也。

吾人修道，其旨有三：一则益寿延年，二则不生不灭，三则度尽众生。如欲益寿延年，得药结丹可也。如欲不生不灭，脱胎神化

可也。如欲度尽众生，统归无极可也。此种益寿延年、不生不灭之仙学，有开始、有步骤、有结果，全系脚踏实地之功夫，为我中华民族之所特有者。学者果能至诚参访，际遇真师，获得全部真传，再备十分信心，复有修炼条件（财、侣、地），则成仙证圣胜券在握矣。学者如拟印证一己所得之诀真假全缺，质之是经及注即可矣；考验师之真伪，请益是经及注即可矣；察一己修证功行之是非正误，对证是经及注即可矣。愚以是经之注，一经广布，必使盲师无由施计，邪说无法横行，而正心诚意、返本还原之仙学，必如日月之经天，而浮云无能掩其光明也。

呜乎！百岁光阴转瞬即逝，吾人此生如不成道，他日必入轮回！盲者醉者昏者迷者，读是经也，可不戒惧乎哉！诸君子之读是经及注也，亦当知太上之旨，黄仙之慈，以及萧天石先生翻印是经之本旨云尔。

庚子（1960年）冬涡阳马杰康拜序于台湾烟酒公卖总局

江起鯤序

余向不知道，亦正不以其道为然，惟念近今讲道者日益多，而师友中亦屡屡以此相告语，殆不容愆然而已也。夫人心道心之别实发明于《尚书》，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来，圣圣相传，无一不言道者，是道之为道必有精微奥妙、不可以言语迹象求之者也。昔程子言《大学》为入德之门，《中庸》乃传授心法，而二书功用皆归本于定静之初，修持于隐微之内，盖亦可以知其要矣。余于去年十月始学静坐之法，以求所谓道者，不数旬而程效略睹，乃恍然于斯道之不可诬也。然窃意道必以老子为宗，不法老子而他求乎道，未有不流为旁门别户者。昔仲尼师老子，谓其明道德之归。圣人且如此，而况下焉者乎？特其书古奥深远，令人不易卒读，且自汉迄今，注者无虑数十家，求其洞明妙窍、能切日用者，盖亦寡矣。丰城黄元吉先生著有《道德经注释》，承友人曹知玄君之赠，欣然受而读之。其书分章演绎，始言性命之理，终言修治之功，洋洋数万言，由体及用，内外兼赅，盖不啻假五千言为现身说法。语云：“莫为之前，虽美弗彰；莫为之后，虽盛弗传。”有老子为之前，殆不可无先生为之后焉。

顾原本刊于四川自流井，鲁鱼虚虎舛误错出。余既一一校而正之，而又以其书虽名《注释》，实非规规于注释者，盖当时先生在乐

育堂聚群弟子讲道其中，每讲必引《道德经》为证，是编即其所讲时笔述之书，名曰《注释》，毋宁名曰《讲义》之为得也。因易名重印，期于普渡，使夫后之闻道者手此一编，皆得如环桥听讲而无复有执经问难之苦，不其善欤？

庚申（1920年）大暑前一日奉化朴民江起鯤识

按：原本卷首先《朱序》，次《自序》，次《道德经总旨》，次《弟子等序》，而《总旨》不署撰者姓名，以其在《自序》后，疑亦先生之所作也。兹因文体与序不类，特移置于《讲义》终篇之后，以示总括全经之意云尔。《弟子等序》亦移殿卷末，改为《后序》，庶于体裁稍有合焉。

又按：《道德经》传本至夥，字句各有不同，明焦弱侯著《老子翼》，附有《考异》一篇，搜订颇详，然是书所引正文有往往出于焦氏《考异》之外者，不知其所据何本。兹悉仍之，以俟异日订正焉。

原刻分四卷，惟第三卷不曰卷三而曰卷下，第四本之署卷四者又仅仅数页，余皆附刊《乐育堂语录》，不标卷第。当时门人付梓，期在急就，未经先生釐订可知。兹将《语录》另为一编，而本书则分三卷（卷一为1-26章，卷二为27-53章，末为卷三）。起鯤又识

朱有芬序

余幼读传记，见述老氏之言者曰：“大道废，有仁义，智慧出，有大伪。”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云云，尝窃怪之，以为老氏之贤，孔子称之，何其言乃与所闻于孔子者显相畔耶？少长，纵观古今事变，乃真有仁义掠美、智慧长奸如老氏所云者，又未尝不恍然若失。急购其书读之，然后乃知所谓老氏者，以无为为治，以不言为教，以柔弱为自强，以盈满为大戒，约之于无声无形之地，而守之以若冲若退之心，大之足以资斯民亭毒长育之功，而次之亦足敛吾身耳目聪明之用，虽其立说敢于非圣人，要以寻崆峒之坠绪，辟清静之妙门，衣被群生，规楷百代，不能使孔子稍贬其尊，而不能以孔子之尊而废其言也。汉兴以来，宰相大臣多治其学。曹平阳之日饮醇酒、汲长孺之卧理淮阳，其效盖亦可睹矣。而洁修之士，如穆生、君平辈，处污浊之世，则又师其遗意以养晦而全真。呜呼！治国治身，不能躬孔孟之道，而犹能为老氏之徒，视申韩之操切、庄列之放达，不犹贤乎哉！

是书之有注无释无下数家，惟晋王弼注最有名，近则丰城黄元吉先生以四子书注释五千言，张皇幽渺，参互异同，道家者流珍若鸿宝，而余固未及见其稿也。李君爵从，年少知道，肆力于先生之注释者盖有日矣。今将刊以公世，走书丐余言弁首，余不文，而又

焉辞？昔韩昌黎原圣人之道，力攻二氏，至欲人人火其书²。今观先生命注命释之意，若欲并孔李之教而一之，此必非率尔操觚者所办。李君非阿所好者，惜乎余之未见其稿也。

时在光绪丙戌（1886年）六月既望 后学朱有芬谨识

² 韩愈《原道》，贬抑老子，排斥佛教，欲“人其人，火其书，庐其居”；自谓“斯吾所谓道也，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，尧以是传之舜……孔子传之孟轲，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。”然而他从何而得知此道？宋明理学家亦继其踪而竭力贬斥老佛。夫道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而今独容儒家圣人之道，屏老佛异端于道外，岂儒家之道固若是之渺小耶？且排斥异己，不能有容，儒家圣人之胸襟亦同凡俗之褊狭耶？

受业弟子序

予幼读儒书，遂闻《道德》一经相传已久，恨未得见。嗣后岁月云遥，功名未遂，始受业于丰城黄先生（号元吉），讲究身心性命之理、天人物我之原。先生每遇讲时，辄引《道德经》以为证。予取是经阅之，见其文古奥难窥，复寻各家注释细玩，均略而不解、隐而不发，此心歉然，因于先生席前请曰：“先生学贯天人，丹还金玉，何不于《道德》一经详加注释，以醒天下后世乎？”先生首肯，每日讲后书一二章，不数月而注释告成。予细心捧读，觉他注只言其理，而先生之注句句在身心上立论，尤亲切不浮，此正本清源之学、尽性立命之功，诚非他书所可比。伏愿读是注者，探讨个中消息，印证身上工夫，知放心所由收、浩气所由养，从此精进，庶否塞之时可易为昌明之会也。夫他书劝孝劝忠所以端一时之风俗，而此注养心养气尤足正万世之人心，人心既正，又何虑风俗之不端也哉？

光绪十年（1884）小阳月 受业弟子等顿首敬序

黄元吉自序

三教之道，圣道而已。儒曰至诚，释曰真空，道曰金丹，要皆太虚一气贯乎天地人物之中者也。惟圣人独探其原、造其极，与天之虚圆无二，是以成为圣人；能刚能柔，可圆可方，无形状可拟，无声臭可拘，所由神灵变化、其妙无穷，有不可得而窥测者。若皆自然天然本来物事，处圣不增，处凡不减。即等而下之，鸟兽草木之微，亦莫不与圣人同此一气、同此一理。试观汪洋大海，水至难测者也，然而一海所涵，水也，一勺所容亦无非水，鼉鼉蛟龙所受以生成者此水，而鱼鳖虾蟹所赖以养育者亦无非此水。太虚之气亦犹海水一般。天地圣贤人物虽纷纭错杂，万有不齐，而其受气成形之初，同此一气、同此一理，除此以外，别无生气，亦别无生理，所争者姿禀之各殊耳。孟子曰：“尧舜与人同，”又曰：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。”诚确论也。

无如世风日下，民俗益偷，大道虽属平常，而人多以诡怪离奇目之，所以儒益非儒，释益非释，而道益非道矣。若不指出根源，抉破窍妙，恐大道愈晦而不彰，人心愈坏而难治，势必至与鸟兽草木同群，而圣贤直等诸弁髦，大道益危如累卵，虚悬天壤，无人能任斯文之责矣。

恭逢盛世，天下义安，适遇名山道友谈玄说妙，予窃听久之，

实非空谈者流，徒来口耳之用，因得与于其际。群尊予以师席，故日夜讲论《道德》一经，以为修身立德之证，不觉连篇累牍。第其中瑕疵迭见，殊难质诸高明，然亦有与太上微意偶合处，不无小补于世。众友诸付剞劂，公诸天下后世。予于此注实多抱愧，不敢自欺欺人，无奈众友念切，始诺其请。兹值刊刻肇始，予故弁数言于篇首，以叙此注之由来如此。

光绪十年（1884）孟冬月谷旦元吉黄裳自序

道德经总旨

太上修身治世之道原是一贯，不分两事。若不推开说明，只云修身即以治世，治世厥惟修身，如《大学》开口说“自明明德”一句便了，而“新民”³一概不管，亦属一偏之学，不足以见圣道之宏体用兼赅、本末并进者也。盖圣人之道不外一敬而已。人果以敬存心应事，天下有何难治者哉？孔子曰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，何有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”⁴“自古圣贤无有只修其身不应乎世者，观天地即可知圣贤矣。夫天地以一元之气自运，即以一元之气育民，其间寒暑温凉与夫风云雷雨，即天之行其政令以施生化之功，虽变幻无穷，而天只顺其气机之常。其在圣贤，以此敬自持，即以此敬及物，其间哀怒喜乐与夫礼乐刑政，即圣人顺行其治道以定人物之

³ “新民”，各本均如此。《大学》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朱熹注：“程子曰：‘亲，当作新。’大学者，大人之学也。明，明之也。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，但为气禀所拘，人欲所蔽，则有时而昏，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。故学者因其所发而遂明之，以复其初也。新者，革其旧之谓也。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当推以及人，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。”

⁴ 语见《论语·里仁》第13章。朱熹注：“让者，礼之实也。何有，言不难也。言有礼之实以为国，则何难之有？不然，则其礼文虽具，亦且无如之何矣，而况于为国乎？”为国，治国。

情，虽风土不齐，而圣人只尽其己之性，故曰：“风云雷雨，天所不能无，而不得谓风云雷雨之即天；哀怒喜乐，圣人不能无，而不得谓哀怒喜乐之即圣。天有真天体，圣有真圣心。”⁵总皆主之以敬，一任天下事变万端纷纭来前，无一不得其当。

噫！大道不明久矣！论道者但曰虚静无为，言治者但曰功业彪炳，天德王道分而为二，此三代下所以难索解人也。太上所说修身治世不分两事，不是板执修己、全不理治民事，亦不是理治民事、不从内修己来。识得此旨，以修诸己者即以治诸人，则内无损于己，外无损于人，即《中庸》云“成己、仁也，成物、知也，性之、德也，合内外之道也。”⁶处为圣功，出为王道⁷，谁谓老子之学寂灭无为也哉？

⁵ 见《唱道真言》卷一第3段，语略有异。

⁶ 语见《中庸》第5章。成己，完善自己，修身体道，恢复本性，为仁；成物，完善民物，推己及人，治民理物，为智；性之，任天而动，率性以行，君则好静无为无事无欲，民则自正自化自富自足，为德；这才是内外相合的道路。（“性之德也”，似宜读作“性之，德也”。《孟子·尽心上》第30章：“尧舜，性之也。汤武，身之也。”朱熹注曰：“尧舜天性浑全，不假修习。汤武修身体道，以复其性。”）（“内外”，《中庸》原文作“外内”。）

⁷ 处，退处隐居，独善其身，成己，内修身，为成圣之功。出，出仕从政，兼善天下，成物，外治世，为王者之道。

第一章 有无妙窍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故常无欲，以观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观其窍。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

朱子云：“道，犹路也，”“人之所共由者也。”其实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公共之理，故谓之道。天地未判以前，此道悬于太空；天地既辟而后，此道寄诸天壤。是道也，何道也？先天地而长存，后天地而不敝；生于天地之先，混于虚无之内，无可见亦无可闻。故太上曰：以言夫道，费而且隐，实无可道，所可道者，皆道之发见耳，非非常之道也；以言夫名，虚而无物，实无可名，所可名者，皆道之糟粕耳，非非常之名也。人不知道，盖观之《诗》乎？曰：“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”⁸，道不可有言矣。又曰：“维天之命，於穆不已”⁹，道不可无称矣。须知至无之内有至有者存，至虚之中有至实者在，道真不可以方所言也。太上慈悲度世，广为说法曰：鸿蒙未兆之先，原是浑浑沦沦，绝无半点形象，虽曰无名，而天地人物咸育个中，

⁸ 语出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。毛亨传：“载，事。”孔颖达疏：“上天所为之事，无声音，无臭味。”

⁹ 语出《诗经·周颂·维天之命》。郑玄笺：“命，犹道也。天之道，於乎美哉！动而不止，行而不已！”毛亨传：“穆，美也。”朱熹注：“於，音乌，叹辞。穆，深远也。”维，句首助词。

此所以为天地之始也。及其静之既久，气机一动，则有可名，而氤氲氤氲一段太和元气，流行宇宙，养育群生，此所以为万物之母也。始者，天地未开之前，一团元气在抱是也；母者，天地既辟而后，一气化生万物是也。学人下手之初¹⁰，别无他术，惟有一心端坐，万念悉捐，垂帘观照心之下肾之上仿佛有个虚无窟子，神神相照，息息常归，任其一往一来，但以神气两者凝注中宫为主。不顷刻间，神气打成一片矣。于是听其混混沌沌，不起一明觉心，久之恍恍惚惚，入于无何有之乡焉。斯时也，不知神之入气，气之归神，浑然一人无我、何地何天景象，而又非昏聩也，若使昏聩，适成枯木死灰。修士于此，当灭动心，莫灭照心，惟是智而若愚，慧而不用。于无知无觉之际，忽然一觉而动，即太极开基。须知此一觉中，自自然然，不由感附，才是我本来真觉。道家谓之玄关妙窍，只在一呼一吸之间。其吸而入也，则为阴为静为无，其呼而出也，则为阳为动为有，即此一息之微亦有妙窍。人欲修成正觉，惟此一觉而动之时，有个实实在在的、的确的确、无念虑、无渣滓一个本来人在。故曰：天地有此一觉而生万物，人有此一觉而结金丹。但此一觉犹如电光石火，当前则是，转眼即非，所争只毫厘间耳。学者务于平时审得清，临机方把得住。古来大觉如来亦无非此一觉积累而成也。修士兴工，不从无欲有欲、观妙观窍下手，又从何处以为本乎？虽然，无与有、妙与窍，无非阴静阳动、一气判为二气、二气仍归一气而已矣。以其静久而动，无中生有，名为一阳生、活子时；以其动极复静，有又还无，名曰复命归根。要皆一太极所判之阴阳也，两者名虽有异，而实同出一源，太上谓之玄。玄者，深远之谓也。学者欲得玄道，必静之又静，定而又定，其中浑无物事，是为无欲

¹⁰ 张三丰《玄机直讲》：“每日先静一时，待身心都安定了，气息都和平了，始将双目微闭，垂帘观照心下肾上一寸三分之间，不即不离，勿忘勿助，万念俱泯，一灵独存，谓之正念……”